

时代
CHENGDU TIMES PRESS
成都时代出版社

大渡河畔的 旧时光

马建华 / 著



DADUHEPAN
DE
JIUSHIGUANG

小说致力于还原生活的原貌，
无论是灰暗、阴柔，还是简单的快乐、虚无的抵抗，或是在岁月的尘埃中渐渐掩埋的痛苦，
都贴近生活的细节，展现出它们应有的样子，而不加以道德上的评判和是非选择。
一个片段，一种情绪，一个悲惨或并不悲惨的故事……小人物的悲欢离合，
携带着他们自身的温度进入读者的心灵。

大渡河畔的 旧时光

马建华 著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渡河畔的旧时光 / 马建华著. -- 成都: 成都时代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464-1944-2

I. ①大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0116 号

大渡河畔的旧时光

DADUHEPAN DE JIUSHIGUANG

马建华 著

出品人 石碧川
责任编辑 李卫平
责任校对 李 佳
装帧设计 邓青琳
责任印制 唐莹莹

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
电 话 (028) 86742352 (编辑部)
(028) 86615250 (发行部)
网 址 www.chengdusd.com
印 刷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
规 格 170mm × 240mm
印 张 14.25
字 数 220 千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4-1944-2
定 价 35.00 元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联系。电话: (028) 86930838

CONTENTS

目录

秀 秀 / 1

乡村记忆 / 83

情 殇 / 123

骗 婚 / 169

中 彩 / 191

烦 恼 / 211

秀秀

秀秀小学毕业那年，她的父亲邬福寿早已没有了往昔的风光——他曾是牛头乡的“农会主席”，后来就只是个生产队的农民而已。

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风势如破竹般吹走了笼罩在中国上空的乌云，中国农村体制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革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华夏大地铺天盖地展开。

邬福寿无所适从，他不止一次质疑过县上和公社领导，不抓“阶级斗争”了，不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了，把土地分到户，那不是要培养“新型地主”吗？这样整，还是我们农民的天下吗？还是“根正苗红”的社会主义吗？大集体都没有了，社员还听干部的话吗？

邬福寿气得不停地吸着大烟袋，公社书记的屋子里浓烟滚滚，书记被呛得受不了，打开了窗户，“你还是少抽烟，肺被熏黑了，不好医治哦。”

“你啥意思？是在拐弯抹角骂我烂心烂肺吗？”邬福寿有些不悦，不管怎么改，也不可能改到干部不拿群众当回事吧。

“我好意规劝你，你把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现在不是‘文革’时期了，不

要动不动就‘扣帽子’、搞批斗。你对现在的政策有些不理解，一下子要转变看法，是有些困难，但你不能找我撒气呀。国家大政方针我能够左右吗？”公社书记说，“党中央高瞻远瞩，粉碎了‘四人帮’，拨乱反正，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大势所趋，不是我们县和公社首创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制定的方针政策。争议没有用，我们公社已经出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案，对于集体财产和土地怎么分配，交多少公粮，我们是参照了其他地区的做法的，用时髦一点的说法，这叫农村体制改革，是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工作的又一次伟大改革。”

“变天喽，变天喽！”郭福寿听得云里雾里，既然是中央的决定，他郭福寿无能为力。

“马上就要分田分地了。哨子一响，集体出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”郭福寿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商议，“生产队长不起什么作用了，包产到户后，我就是家里的生产队长，人人都不许偷懒，我们要把庄稼种好，粮食产量争取拿第一，我不能让大家说，包到户了，我郭福寿占不到生产队的便宜了，喝西北风了。我老郭家世代务农，不管哪朝哪代，都是农业上的一把好手。”

“秀秀呀，你小学已经毕业了，初中也没有考上，没有读书的命，回来当农民好啊，要多向哥哥姐姐学习怎么种庄稼。”郭福寿说，“没有文化照样当农民，现在谁也指望不上了，只有靠自己。”

“爸，不是我不努力，是我没有赶上好时代。大哥被推荐读了大学，现在又在公安局工作，不用日晒雨淋，拿工资，住公家的房子。”秀秀说，“只怪我命不好，推荐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年龄还小，现在考试上学，成绩又不好。”

“你不要说这些没有用的，恢复高考后，有那么多年轻人凭本事考上了大学。你也不要怨天尤人，天生一人必有衣禄。这庄稼活只要你做几年，你就是一把好手了。”郭福寿说，“时代不同了，连我这个死脑筋都要被迫接受那些新鲜玩意儿，总不能听说打破‘大集体’，包产到户了，我就上吊自杀吧。你不仅要学会庄稼活，还要学会针线活，女人嘛，迟早是要嫁人的，找一个家庭殷实的人家，一辈子都不会受穷，你跟不了我一辈子，自己不能

干，在婆家要受婆婆和男人的气。”

为尽快推动土地分配到户，县上和公社工作组进驻生产队，指导分田分地和分集体财产。在涉及自己的利益上，社员们寸步不让，争吵声不绝于耳，工作组束手无策。

“土地肥瘦搭配、远近搭配，集体财产估价出售，牲畜抓阄分配。要做到绝对公平，菩萨都没辙。”郭福寿面对混乱的局面，拖着沙哑的烟锅巴嗓子干吼道，“如果你们要想按照所谓的绝对公平的分配方案，我看，到了明年开春了也分不下去。”

“虽然承包到户了，但我们还是要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，生产资料虽然分到户了，大家还是要合理分配使用，都是祖祖辈辈在一起生活了几代人的乡邻，大家不要算计得这么清楚。我们把土地分到户，和解放初期打土豪分田地有着本质的区别，最终目的是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，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。”县上工作组负责人说，“我们县上的农业部门不会袖手旁观，不管大家在农业生产中遇到什么问题，我们都会无偿为大家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。我们分田地，既要公平、公正，又不能损害大多数群众的利益，希望社员同志们发扬美德，支持我们顺利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”

郭福寿一家15口人（儿女各自成家，但户口还在郭福寿的名下），分到了30亩土地和一头大水牛，郭福寿牵着壮硕的水牛，不时摸摸牛角，摸摸牛尾巴，动情地说：“老哥呀，今后，你就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了，庄稼种得怎么样，就看你出不出力了。”

水牛昂着头，瞪大眼睛看着陌生的新主人，“哞、哞、哞”地叫着，郭福寿高兴地说，“你放心，只要你给我出力，我会把你当儿子一样看待，给你弄好吃的。”

郭福寿在分田地领导小组的带领下，通过打桩定界，分到了自己的责任田，他牵着水牛，心事重重地走在田埂上，水牛贪得无厌地啃着路边的嫩草。

回到家里，郭福寿把牛绳交给秀秀说：“这是我们家的财产，你要好生

伺候，你做不来农活，就去放牛吧。把牛养好了，膘肥，劳力好，等到农忙的时候，水牛也可以作为换工的工具，你不要小瞧了水牛的功劳，关键时候，顶得上一个壮劳力呢。”

秀秀从父亲的手上接过牛绳，仿佛接过了千钧重担，她不明白，一头牛如何能够挑起家里的重担。

包产到户了，虽然没有生产队长声色俱厉的管教，但家家户户偷偷开展劳动竞赛，田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，看不到一点杂草。邬福寿总是以老农民的口吻对家人说：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农闲的时候，家人可不能闲着，要广积肥。”

包产到户第一年，家家户户精耕细作，邻里相帮，粮食生产都获得了丰收，交了公粮，家家户户都还有余粮，村民的脸上笑开了花。

秀秀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伺候水牛吃饱喝足，农忙时节，村里的耕牛根本不够用，为了不误农时，许多村民不得不到临近公社去借，甚至出钱雇耕牛。

邬福寿乐开了花：“秀秀，咱们家水牛值钱呢，本村来借，一个工起码要顶两个工，还要把水牛给我管饱，其他乡来借的，我们按照行情收费。”

村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。秀秀放了几年牛，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远乡近邻提亲的人都快踏破邬福寿的家门槛了。

“我的女儿长得如花似玉，怎么也得找一个大户人家或者国家干部。”秀秀的母亲闻玉茹骄傲地说。

“如花似玉，还金枝玉叶呢，不要千挑万选选个漏灯盏。”媒人扫兴而归。

1985年的春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春潮中来临，搞活经济、勤劳致富成为新年的热词，社员们热切盼望中央针对农村工作的“一号文件”能够成为推动农民致富的催化剂。每年过节，秀秀的大哥邬大勇都要带着家人回来探亲。邬大勇穿着一身威严的警服，左邻右舍都向他投来羡慕的眼神。

大年三十，家人团聚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小山村流淌着亲情，年味飘荡在乡间。酒过三巡，邬大勇十分惬意地说：“中央已经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，给农民也带来了实惠，允许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，可以经商。包产到户已经两年了，不晓得爸爸、妈妈算过账没有？种粮食一年除了交公粮，还能够赚多少钱？”

“赚啥钱哦，能够填饱肚子就不错了。”闻玉茹唉声叹气地说，“包到户了，村民们甩开膀子大干，交了公粮，还能够吃到白生生的大米饭。”

“种田能够填饱肚子，固然是好事情，但要丰衣足食，还得去做生意。”

邬大勇语气坚定地说。

“啥？做生意？那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？咱是贫农，不能干忘祖忘本的事情。”邬福寿吧嗒着纸烟说，“包到户我一直是反对的，现在你还让我去做生意，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？”

“爸，都啥年代了，还贫农？你风光的时候，我没有沾过光，要说沾了你的光，就是接过你手中的锄头当了农民，难道你还想把穷根代代相传？”秀秀说，“不想点办法，家里买盐巴都成问题。”

“你们不要吵了，听大儿子说，他在公安局工作，他了解的政策信息多，不会让我们干违法乱纪的事情。”闻玉茹说，“家里有个‘明白人’，你们就不要一条道走到黑。”

“我建议你们到公路边去开一个小卖部，卖小百货。”邬大勇信心满满地说，“农民做生意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，城郊的农民种的茄子、辣椒、番茄、小白菜，都拿到城里来卖，赚了不少钱，比种庄稼划算。现在已经不是大集体时代了，种什么不种什么不用向生产队长请示，只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公粮任务就成。”

“大哥是在说梦话了，这牛头乡上哪里是街呀？总共才二三十户人家，已经有供销社了，开小卖部，这不是吃多了烧钱嘛。再说，修房子要钱，我们连宅基地都没有。”秀秀说，“大哥说的理想很美好，可现实却很残酷。”

“乡政府驻地人气是差了点，但事物是变化的，10年前，街上才几家人，现在是过去的多少倍了？公路贯穿乡境内，会带来人流、物流，既然是乡政府所在地，人气一定会聚集起来的，山里人赚钱了，谁不想搬迁到交通条件好的地方来？”邬大勇说，“供销社严格按照上下班作息时间，我们开小卖部没有作息时间，货物适当比供销社便宜一两分钱，还愁没有顾客吗？我在县上帮你们联系小百货批发渠道，只要我们货真价实，生意就会好起来。”

“宅基地怎么办？”秀秀说，“不可能在路边上搭几根木板，往上面摆几样商品就算做生意了吧？”

“我们可以拿承包地和别人换呀。拿1亩田换别人7分河滩地，别人

求之不得。”郭大勇胸有成竹地说，“除了卖小百货，我们还可以开豆花饭店，食材家里就有，把自家的出产变成商品卖出去，你想想，我们乡有多少人？将近两万人呐。不要看到平常街上鬼都没有一个，遇到赶场天，那才热闹哪。”

秀秀听得两眼放光，闻玉茹高兴得嘴都合不拢。郭福寿却嘴巴嘟得老高，乡上还没有人这么干，他来出头，枪打出头鸟，他会不会被抓去割资本主义尾巴呢？“说得轻巧吃根灯草，哪里去找做生意的本钱？”

“材料你们想办法，工钱我来解决。又不是修酒店，等你们挣了钱，再扩大规模。”郭大勇说，“你们去办这些事情，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，上面的政策传达下来需要一定的时间，你们要有耐心。换土地的事情，可以先干，只要承包人双方没有意见，写一个协议，乡政府一般不会干预。”

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春节，惯于向农民训话开会的郭福寿没有想到，经过儿子这么一“洗脑”，虽然心里的疙瘩还是没有解开，但是，儿子是维护社会稳定，贯彻落实上面政策的人，他说的话应该不会错。

郭福寿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他说：“包产到户的时候，是以我的名义承包的土地，现在，虽然我们把土地分了，但你们都是我的子女，我是家长，还是我说了算，按照一个人两亩田地的分法，本着节省劳力的原则，我们就近分承包地。秀秀还没有嫁人，她自然是跟我和你们的母亲一起生活。我们现在老了，今后干不动体力活了，自然要由么儿子来给我们养老送终。秀秀干不来农活，虽然分家了，你们必须无条件帮助我们干农活。哪个敢吊儿郎当，甩我死耗子，当心老子这根牛鞭不认黄。”

儿女们唯唯诺诺：“我们都是你养大的，对你不孝的话，天理不容。”

郭福寿急于分家，是听从了大儿子的建议，分家了，他准备让老伴和秀秀去开小卖部，自己在家里磨豆花，一家三口只要按照大儿子设计的套路去做，就一定会苦尽甘来。

三

“闺女，你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和老爸一道去跑做生意的手续。”郭福寿说，“你伶牙俐齿，能够帮我谈成棘手的难题。”

“老爸死脑筋能够开窍，千年铁树开花了！”秀秀取笑说，“老爸不怕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了？”

“高书记，我想开一个小卖部，你帮我指点一下需要哪些手续？”郭福寿摸出一支飞雁牌香烟给高书记点上，自己掏出烟叶放进烟袋里，吞云吐雾。

“你有致富愿望是好事情，可我们还没有接到文件允许农民做生意呀！你想想，农民不种地，都做生意，谁种粮食？土地撂荒了咋办？你不要整天想着做生意赚钱，庄稼种好了，既支持了国家，多余的粮食还能够卖成钱。”高书记说，“农民都当了商人，还叫农民吗？”

“高书记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农民出身吗？”秀秀咄咄逼人地问。

“你问这个问题是啥意思，这和我有什么直接关系吗？”高书记不解地反问。

“如果按照高书记的逻辑，如果你家里是农民，那你为什么要当国家干部？你也应该继承父业当农民呀！你看看哪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不是农民出身？我们做生意，就意味着土地会撂荒吗？如果你们不允许农民经商致富，去年还评选万元户戴着大红花去县上开表彰大会，这又怎么解释？”秀秀连珠炮似的反问，让高书记一时答不上话来。

“老郭呀，你这个女儿不简单呀，能说会道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这样吧，过两天我要去县上开会，帮你们咨询一下政策，包括工商注册之类的，回来了给你们明确答复，好不好？”高书记笑吟吟地说，“中央连续出台鼓励发展农业的‘一号文件’，鼓励农民发家致富，我们作为国家干部，没有理由拖大伙的后腿呀。但是，我们大家都是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，被整怕了，不光是农民担惊受怕，国家干部等待观望的也不少，不是为难你，你要理解我呀，如果政策允许的话，我还希望你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致富道路呢。”

“我晓得你也是跑腿的，芝麻大点官，还不至于整我。解放到现在，我啥子运动没有经历过，好歹我还当过农会主席，也算是呼风唤雨的人物，只是时代不同了，我也就成了掉了毛的凤凰。不说了，都是过往之事了。连我这个死脑筋都转变过来，想怎么挣钱了，要不是我在公安局工作的儿子给我洗脑壳，我打死也不愿意做生意挣钱，我也担心遭割资本主义尾巴呀。”邬福寿捻着他那一绺山羊胡子，慢腾腾地说，“现在包到户了，各家各户靠本事挣钱吃饭，我不能被人家戳脊梁骨说，不搞运动了，邬福寿喝西北风了。”

过了一个月，高书记找到邬福寿说：“县委已经召开会议，鼓励农民多种经营，搞活农村经济，发展农业致富带头人。你可以按照政策规定，办好营业执照，合法经营。”

邬福寿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：“有党和政府给我撑腰，我睡觉也踏实。”

邬福寿很快和村民谈妥换土地的事情。“我们先君子后小人，交换土地不是借东西，有借有还，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，我们双方必须要签一个协议，生产队盖章，乡政府留存一份，白纸黑字，大家图个稳当。”秀秀说，“人家做生意都要签合同，为的是对自己负责，我们只是交换土地，又不是买卖土地，协议签署后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允许反悔。”

“不就是交换一下土地嘛，1亩田换7分河滩地，这么划算的事情，我怎么能够反悔呢？整得这么复杂，跟杨白劳卖喜儿一样。我们相处了几十年，对方是怎么样的人，心里还不明白吗？”对方虽然一脸不高兴，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。

工商执照很快办下来了，邬福寿立即张罗搭建小卖部和豆花饭店的事情，到乡政府申请木材砍伐证，买了十多立方米的木板，请来木匠，做好货架、桌椅板凳，买来油毛毡盖了房顶，简朴的小卖部和豆花饭店就落成了。邬福寿说：“就叫秀秀小卖部、秀秀豆花饭店吧。”

小卖部和豆花饭店开张营业，几串鞭炮一放，热闹了一条街。邬福寿高兴得合不拢嘴。高书记对邬福寿说：“做生意要大气一点，你搭建这么一个油毛毡棚子属于乱搭乱建。”

秀秀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以为这里是北京、成都，要修一个酒店，再找几个迎宾小姐？乡政府周边人气都没有，乡政府就你们几个上班的，街上人都看不到一个。你不要给我扣帽子说我这个小卖部影响了你的‘市容市貌’。你放心，只要乡政府周边高楼大厦修建起来，宽敞的街道、漂亮的路灯，有了城镇街道风情的时候，你不让我拆迁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”

“你呀，如果多读点书，在我们乡算是个人物呢。”高书记笑哈哈地说，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大家都像你们这样，想怎么建就怎么建，还有街道的模样吗？你们把耕地改作宅基地，不打报告、不审批，就算我放你一马，国土局也会责令你们拆除。我这个人就是心善，你们赶快打个报告，就说你秀秀和父母分家了，需要修建住宅，我尽快帮你们递交上去，不要等国土局理麻下来，你们再去求情就晚了。”

营业执照、食品卫生许可证、健康证、宅基地证，秀秀抱回来一大摞证件，如释重负，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了。

邬大勇帮助秀秀联系妥当小百货批发商家，秀秀根据走货情况，适时到县城批发商品。邬大勇告诉秀秀：“每次进城进货，不要空着手来，倒腾一些稀罕的山货，比如药材、木耳、野生菌等等，这些宝贝拿到县城卖，是稀罕物，赚钱呢。车费也赚了，兴许还能够赚回进货的本钱呢。县农牧局正在推广蔬菜和经济林木种植技术，你回去转告你的几个哥哥姐姐，现在种庄稼早已经不是刀耕火种、靠天吃饭的时代了，许多乡镇村民已经通过种植蔬菜和水果，赚到了大钱。”

秀秀打心眼佩服大哥，大哥是城里人，见多识广，是家里的智囊，有大哥撑腰，何愁没有饭吃？再说，大哥是警察，不会叫他们干违法乱纪的事情。于是，每次进城，秀秀都要收购上百斤蔬菜倒卖给菜贩，一斤蔬菜转手就可以翻倍赚。

秀秀和母亲把小卖部和豆花饭店经营得风生水起。小学教师、乡政府干部、卫生院医生经常光顾她们母女的生意。

“怎么样？我磨的豆花好吃吧，豆瓣也是自己做的，都是自家产，没有

一样是花钱买的，两元钱就可以吃饱，经济实惠。如果觉得还不错，多介绍朋友来照顾我的生意。”郭福寿每天的任务就是用水磨磨豆花，要保证第二天豆花足够消费。食客吃得狼吞虎咽，他就坐在一把椅子上，掏出陪伴了他几十年的烟杆，从一个塑料袋里摸出裹好了的纸烟，放进烟袋，划一根火柴点燃，吧嗒吧嗒地抽起来，浓烈的烟味，让屋子里烟雾阵阵。

“你能不能把你那个烟卤弄到外边去，客人都要被你呛跑了。”闻玉茹被烟雾呛得连连咳嗽。

“我这辈子就只有烟酒爱好，这点爱好都要给我剥夺了，你还不如拿菜刀把我劈了。”郭福寿瞪大眼睛厉声骂道，“老子幸亏还不用你养，吃点烟酒你就心疼了？”

“说你几句，你就要吃人了，你早晚要被烟熏烂肺。”闻玉茹气呼呼地说，“不关心你吧，你的脸拉得比驴的脸还长。关心你吧，你总以为我在克扣你。”

郭福寿气乎乎地不再理会闻玉茹。和食客聊庄稼收成，聊家长里短，食客都结账了，郭福寿还要和人家聊一会儿。闻玉茹经常骂他：“人家吃了饭还要赶集，还要赶回家，你把人家拉住摆毫无用处的龙门阵，人家走也不是坐也不是，你自己还做生意不？”

郭福寿火冒三丈：“老子一天不发火，你就要上天？龙门阵也不准我摆，做生意当然重要，人家来吃饭，你总不能拉下脸，只管收钱，别人又不是花钱买气受。”

和郭福寿生活了几十年，闻玉茹十分清楚郭福寿的性格，火爆脾气，说完就忘，不会记仇。他们总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甚至和自己毫无瓜葛的事情争吵，她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小卖部开张后，生意一天比一天好。秀秀女大十八变，甜甜的嗓音，姣好的容貌，让刚参加工作的机关干部魂不守舍。秀秀情窦初开，小伙子们大献殷勤，她岂能熟视无睹？

闻玉茹看在眼里喜在心头，秀秀能够嫁给国家工作人员岂不是好事一桩？

郭福寿却把闻玉茹骂得狗血淋头：“真是妇人之见，你以为找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就攀上了皇亲国戚？如果出身农村，几十元钱的工资，除了孝敬父母、贴补兄弟姐妹，吃饭都成问题，难不成我们辛辛苦苦开小卖部，为的就是供养‘小白脸’？这些书呆子什么事情也不会干，虽然出身农村，不懂农事，四肢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和咱坐不到一条板凳上。没有本事，还假装清高，以为在乡政府进出，自己就是官员。我这把老骨头才懒得伺候小白脸。”

闻玉茹不再言语，郭福寿脾气刁钻古怪，犟劲来了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
柳元宝当过生产队长，包到户后，生产队长不管用了，他有些失落，托媒人找了一个山里的姑娘，姑娘模样俊俏，又会持家，柳元宝腾出手来到山里挖药材、虫草和松茸，一年有几千元的收入，盖了几间大瓦房，家境殷实。可惜好景不长，老婆有严重的心脏病，他们有了一个儿子，柳元宝还想要一个女儿，在他看来，儿女双全才叫好，好字不就是有儿有女的意思吗？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老婆心脏病发作，生下儿子后就去世了。柳元宝气得疯疯癫癫，认为第二个儿子把老婆克死了。如花似玉的老婆，却没能和自己白头到老，柳元宝天天喝闷酒。在忧伤的日子里，柳元宝沉默寡言。善良的村民建议他：“逝者已去，生者坚强，你的两个儿子不能没有妈。家里缝缝补补，没有女人怎么行？”柳元宝觉得村民说得在理，想尽快找个女人填补亡妻的空白。可谁愿意嫁给一个死了老婆的男人，心甘情愿给别人的孩子当后妈呢？别人还以为他们夫妻相克，是柳元宝克死了老婆呢。

柳元宝想到了秀秀，有事无事总要到秀秀饭店开不着边际的玩笑。郭福寿气得用烟杆敲着柳元宝的脑袋说：“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老子的女儿怎么可能给你填房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，欺负到老子的头上了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柳元宝被骂得灰溜溜跑了。但他仍不死心。在路上碰见秀秀的时候，总是嬉皮笑脸地摸摸秀秀的脸蛋、拍拍秀秀的肩膀，有时候竟然放肆地摸秀秀的胸部。

秀秀忍无可忍告诉了郭福寿，郭福寿火冒三丈，提着猎枪要找柳元宝拼

命，一枪托打得柳元宝鲜血直流。邬大勇听说后，立即赶到派出所，警告柳元宝：“你这是调戏、猥亵少女，是可以拘留你的。念在一个村子的村民，给你一个改过的机会，如果你执迷不悟，派出所的拘留室为你敞开着，犯了罪，监狱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抓你。”

“柳元宝耍流氓被派出所抓了。”村民奔走相告，这样的流氓不治治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女孩要遭殃。

因为调戏妇女进派出所，柳元宝成为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他只得偃旗息鼓，对秀秀不敢再造次。